

眼看他楼塌了

文 / 刘青松



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，后被封为汾阳王，大兴土木建王府。

一天，郭子仪去王府建筑工地查看，吩咐一个正在砌墙的泥瓦匠：墙基一定要筑得坚固一点。

泥瓦匠点头：请王爷放心，我家祖孙三代在长安都是干这一行的，不知盖了多少府邸，只见过府邸换主人，还没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。

郭子仪听罢，若有所悟，默然而去，不再来监工。

此后，郭子仪专心事功，“敏事而寡言，居敬而行简”，在八十五岁时寿终正寝，极尽哀荣，成为唐代武将中罕见的得以善终者。

不过，该失去的还是会失去。泥瓦匠不幸而言中——郭子仪过世后不过四十年，汾阳王府已变成一座寺院。

唐代诗人张籍诗曰：“汾阳旧宅今为寺，犹有当年歌舞楼。四十年来车马散，古槐深巷暮蝉愁。”

肉身易坏，而槐古巷深。暮蝉声声，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腥风苦雨中，就连那些看似坚固无比的华府大宅，也是说败就败，说塌就塌。

唐代诗人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描写了昔日“天下第一宫”的豪华壮观：“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盘盘焉，囿囿焉，蜂房水涡，矗不知其几千万落！”

可惜，这穷奢极欲的建筑，“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；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”，终落得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。

杜牧感叹，阿房宫兴亡，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

前朝的宫殿毁了，总有更高大更漂亮的新宫殿建起来。前朝的皇帝被人抹了脖子，总有一堆人伸长脖子去抢龙椅。

1860年10月，当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消息传到承德避暑山庄，出

逃至此的咸丰皇帝在奏折上朱批“曷胜愤怒”，那心情，像是一个被毁掉心爱玩具的孩子。昔日在那美轮美奂的“万园之园”，他日纵情于“玉女投壶强笑歌，金杯掷酒连昏晓”，以此排遣内外交困的苦楚。

奕訢代表清廷签下割地赔款的《北京条约》后，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以酒色麻醉自己。国破山河在，而那一统万代的黄粱梦，已成圆明园的残垣断壁。

不到一年，咸丰皇帝崩于避暑山庄。五十年后，清廷垮台。

“俺曾见金陵王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。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风流觉，将五十年兴亡看饱……”这段清初剧作家孔尚任《桃花扇》里的唱词，流传至今，仍为文人们的自说自话。□